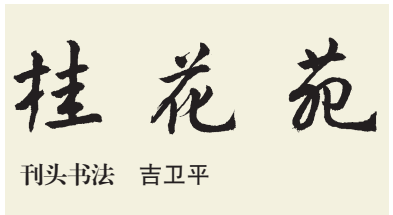


本市的钟书阁书店有多家,直至去了徐汇区东安路龙华中路口的这家钟书阁,方知这是“最美书店”。美在哪里?

美在大气。走进书店,迎面而来的是书香扑鼻的气息,使爱读书的人浑身激起一种莫名的兴奋,数百平方米的空间支撑了书的世界,高大的书架从楼顶直泻地面,宏阔的环境没有压抑感、逼仄感,那流畅的线条勾勒给人舒适、利落的感觉。书的品种应有尽有,从男女老幼到古今中外,从幼儿读物到世界名著,可谓浩如烟海、包罗万象,吸引着本埠及外地的广大书友。而其时常举办的新书发布、经典推荐、书评征文、名家签售、文化讲座等活动,奠定了其是一家大气且吸引读书人的书店。

美在格局。书的内涵丰富着人们



又见枫叶红

金洪远

小区里邻居奔走相告,对面公园里的枫林红了,那层层叠叠的红叶,像幅壮美的秋色图。

今年红枫的确弹眼落睛。六角亭旁,鲁迅先生的雕塑前那一株株枫树经深秋的集结号一声召唤,齐刷刷地层林尽染,深红的灿若晚霞,紫红的流光溢彩,在湛蓝湛蓝天空的映衬下,像一片片火焰爆燃,将我眼前的枫林演绎成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。风儿迎面吹来,枫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,好似在为深秋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鼓掌欢呼。

呵呵,这牵人情思的枫叶,是唐诗中那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最生动写照,那枚晚唐的枫叶红了千年,依旧萦绕在后世人们的心头而不能自己。想起杜牧老先生在那寒山石径,白云深处的人家旁随口拈来的吟唱。

一缕缕秋风打着呼哨从枫林上掠过,一片片枫叶像翩翩蝴蝶扑闪着翅膀飞上跃下,有时是两片,有时是四片,有时是一对对飘然而下。最开心的是那些年轻家长,和孩子们一样跳跃着,欢呼着,追逐着,是的,这些散落在地上的枫叶,它的形状像极了幼鸭可爱的小脚丫,让人怜爱。也许是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,我们几个老友也不甘寂寞地俯下身加入捡拾的队伍。聊发少年狂的我们,一定是想起儿时枫林下难忘的欢乐时光,还有记忆里满山枫叶似彩霞的眷恋。

眼前的枫叶早已被秋霜染红,那诱人的色彩,透过晶莹的水珠,闪现出暖暖的味道,这也许就是很多诗人喜欢火红枫叶的原因。我知道,家居咫尺之遥的山阴路的鲁迅先生,写作之余,先生喜欢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散步,园里的花径小道,曾留下他思考的足迹。而在不远处,有他

走进最美钟书阁

费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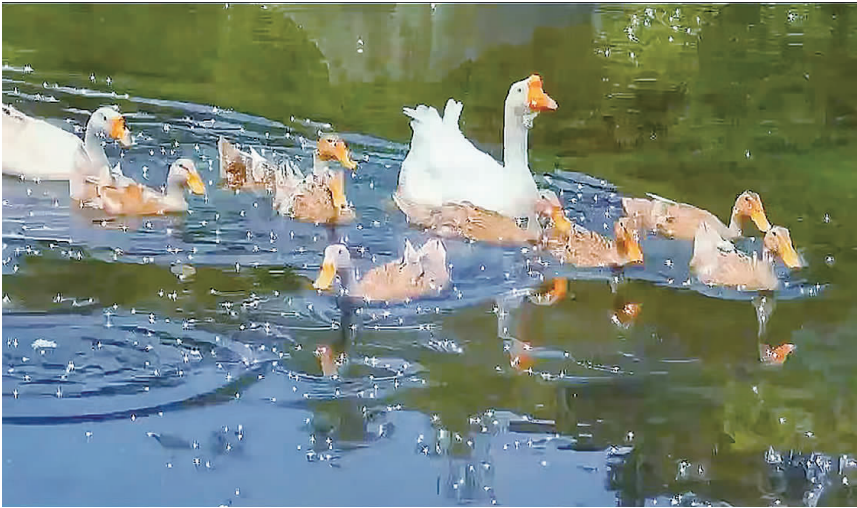
的精神与想象力,而存书的地方必须有更大的格局。读者进入书店,除了浏览琳琅满目的书籍,还必须享有休闲的功能,这样才能使书的容量得以延续。最美钟书阁做到了这一点。其在充分利用书的价值资源外,茶水、咖啡、果汁、点心等随时候客,让读者在难得的优雅氛围中尽情享受阅读与体验惬意时光。当然,这并非权宜之计,在眼下纸质读物低迷的情况下,尤其是近年来“疫情”的冲击使书店经营有所影响,但丝毫没有褪去最美钟书阁对读者的承诺,没有熄灭在芸芸众生里照亮读者的那束光。

美在阁主。这次我们参加的“喜迎党的二十大·我的幸福时光”主题征文活动,就是由徐汇区融媒体中心与钟书阁联合主办的。颁奖仪式在最美钟书阁的先锋书屋举行。总经理朱兵热情待客,亲自张罗,而所有获奖者的奖品由其公司赞助。可见朱总作为一名

党员对迎接二十大所秉承的初心与信仰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主办方在介绍征文情况时,说到江苏如皋某学校有许多小学生也踊跃参加征文而未能入围时,朱总当即表示要对每个学生赠送两本书!憨厚豪爽的性格让人觉得他就是一本内涵丰富的书!难怪他从16岁来上海打拼,如今成为“徐汇区最美退役军人”和获得“致敬中国年度店长”荣誉称号……

如果说博物馆是城市的灵魂,那么书店便是城市的名片。生活里没有了书店,就好像鱼儿没有了归宿;世界里没有了书店,就好像天空没有了白云。而最美钟书阁就承担起了这两个环节的社会责任。它的价值不在于拥有什么,而在于做了什么。在最美钟书阁里和一群读书的朋友相见,是一种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感觉,在最美钟书阁里我们感受美的大气、美的格局和美的阁主,共同经营着灵魂铸造与文化公益事业,就算是一粒种子在我们的孕育中也可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,这幸福的时光真是开心极了。

最美钟书阁,我喜欢你。



戏水悠哉(摄影)

汤更生

又到吃蟹时

陆金美

秋风渐凉,正是一年一度吃螃蟹的最好时节。

妻子是吃螃蟹的高手。她会洗蟹、捆蟹、蒸蟹;会用姜、葱、蒜、醋、味精……调制可口的调料;她会用精致小巧的锤子、钩子、铲子,敲打、钩掏,将一只肥蟹的肉掏得干干净净。她边吃还边教两个孙女怎么吃蟹……每次吃完后,还用胶水把蟹壳及大螯、爪子粘在一张A4的复印纸上,将两粒小黑豆粘在蟹壳左右,就制成一只横行无忌的螃蟹,她还拍成抖音小视频,发到朋友圈里,朋友们都夸妻是吃蟹制蟹的高手。

每当家里吃蟹的时候,我少不了要挨批。因为我“武吃”,吃得太快,吃得又不干净;从不学妻子“文吃”的步骤,我感觉妻子吃的不是蟹,而是工具。其实我吃蟹的习惯,是在儿时老家养成的。

窗外的风景

陈如怡

疫情期间,我最爱做的事就是看窗外的风景。我最期待的一幕是妈妈能够远远地向我招手。

在同学们和自己的妈妈朝夕相依的时候,我和妈妈很难见面,仅有的一次线下见面就是靠窗户。身为基层公务员,妈妈住在了单位。接待外省市医护核酸检测、安排病人看病、组织配药……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。社区的病人从新华医院出来,叫不到120,希望街道能够派车把她送回家。可她刚做过胸椎手术、只能躺平,单位又没有担架车,妈妈一会联系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;一会儿自己跑到隔壁的120站点,“念念不忘、必有回响”,最终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还有一次,妈妈兴奋地给我说她终于给一位患者配上药了。那位患者原来从杭州买药,但疫情期间无法快递,他的药很快告急。妈妈问了周边的三甲医院都没有这种进口药,后来想到这种特殊的药可能属于公共卫生,于是联系了市公共卫生中心,果然配到了这种药。疫情前,妈妈还能回来,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她只能远远地过来从窗外向我招手。妈妈原来是微胖界的霸主,天天要减肥却怎么也减不下来,疫情期间却是不断消瘦。视频里看着妈妈日益消瘦的身影,我有些心疼,问妈妈为什么要苦了自己呢,她眼里闪着光:能帮一个是一个。

窗里的我自知没法帮上妈妈什么忙,只能更用心地学习,希望她能少为我操心。那天,妈妈又来了。从窗向下望去,她又在那不停地向我招手,我好想拥抱她却触摸不到,第一次感觉到一窗之隔是最远的距离。

这一天,我又往窗外望去,疫情后再也看不到妈妈的身影,但是有本小区的大白,他们在忙碌地帮着邻居搬运快递和保供食品。他们穿着和妈妈一样的衣服,白色在绿植背景的映衬下显得那么耀眼、那么荣耀。我突然想到,小区里也有妈妈一样的志愿者,我何不跨出这道门和这扇窗呢。于是,我和小区里的大人们为每家每户分菜,给做核酸的人扫随身码,感觉自己和妈妈虽身处异方却并肩同行。

中国人自古至今都爱吃螃蟹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,晋人毕卓嗜酒,看见一盘螃蟹端上桌来,神仙也不做了,还是吃蟹要紧,并说:“右手持酒杯,左手持蟹螯,拍浮酒船中,便足一生矣。”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生平视蟹如命,螃蟹还未上市,吃蟹的钱就已经准备好了,家人笑话他以蟹为命,他也干脆称这钱为“买命钱”。鲁迅对螃蟹也情有独钟,每到螃蟹上市的金秋季节,往往要买些蟹来食用,还常常用蟹肉做成“蟹壳黄”之类的点心。

吃蟹还有那么多的讲究,那么深厚的文化。对于我这种儿时养成的吃相,恐怕难登大雅之堂,现在改也难了,而且每当吃蟹时,我都会想起儿时捉螃蟹唱的歌:“大呀大螃蟹,两只大剪子,八呀八只脚,一对大眼睛,全身硬壳壳;大呀大螃蟹,求你爬出洞,不伸剪子让我捉……”现在的蟹价尽管高了点,但吃蟹的人还是多,毕竟秋风里吃顿蟹宴,那也是一件乐事!